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声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春暖花开 (外一首)

□陈星光

爷爷奶奶墓前一汪清泉。
我们和爷爷奶奶说一句，
一只青蛙就嘎嘎两声——
但我们看不见它。
仿佛是爷爷奶奶的灵魂
借助它的声音回应着我们——
他们依然看得见
人世的悲欢。

清明来到山上总是很沉默。
我们坚忍地活着，
总怕辜负了什么。
老人走了，新人来了，
青山依旧是青山，
微风，阳光，漫山遍野的花朵。
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也许我该微笑着。

清明

燃一炷香
念念有辞阳光明媚
群山起伏

悲伤

□于海棠

我的悲伤是一簇簇
割了又长的牛筋草。它时常跑出来
它会变成一只只会飞的虫子。
萦绕着你的影子哭
回忆像切割一个人的泪腺。
时常带着人往回跑
外婆家的大鹅整夜叫着，小脚的外婆
坐在屋檐上，被外公骂着
这个可恨的家伙欺负了外婆一辈子
我们烧纸，祭拜
期间花喜鹊穿过麦田，
我向你说着往事，但你不会出声
柳絮，花斑蛾熙扰着
人间慈爱
这值得活着的人间，
妈妈，如今我变成了盛年的你
在暮色的晚风中，
代替你
在这喜悦的人间活着。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

清明忆烈士

油菜花开了，柳枝挂绿，
油菜花大地铺金，到处可见到
祭祖扫墓的人群，我却猛然想起
我熟悉的李文华烈士，他是
解放战争时期永康最出名的英雄
烈士之一。

我也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
的人，亲眼看见牺牲的烈士有
三五个。唯独李文华牺牲之壮
烈，让我真正懂得什么是抛头
颅洒热血！

李文华壮烈牺牲，屈指算
来已整整70周年了。那是
1948年农历八月十二，六支队
长应飞带领一批人在芝英活
动，李文华是随员之一。当夜
11时，忽听石板街那边枪声
响，地下党员世梓哥说出事了。
他带我赶到现场，我才知道是
国民党兵携枪袭击时被击毙了。
世梓指着提木壳枪的战士说：“
他就是李文华，六支队的神枪手。”
从此，李文华那光辉凛然的形
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这就
是我与李文华生前的唯一邂逅。

谁知两个月后，李文华在
大塘下战斗中牺牲了。大塘
下战斗是一次遭遇战，李文华
被包围在一幢民房里。“剿匪”
部队是国民党的国军浙江保
安部队，由副司令陈茂林督
战，李文华在屋内先后击毙三
个敌兵，敌人毫无办法，最后
火烧房屋。李文华被困弹绝，
冒火跳楼被击中牺牲。敌人
围击李文华时丢了三条命，对
顽强的他恨之入骨，残暴地割
下了他的头，用铁丝穿过耳
朵，将滴着鲜血的烈士头颅，
挂在芝英戏台上，放言要用
李文华的头颅祭奠被他击毙的
三个国民党士兵。这就是所谓
的“头祭追悼会”。

地下党获悉敌人丧心病狂
的行动，决定动用我在镇上的
特殊身份设计破坏。“头祭”
那天，台上挂着李文华血淋淋
的头颅，台前供着三具国民党
兵的棺材，市基站着约百余被
胁迫来的百姓。活祭开始不到
半个时辰，在我们的暗中操作
下，台上灵堂白布随着鞭炮齐
鸣起火，台前大乱四奔而逃，
“头祭”不成而散。

李文华高大的英雄形象和
□应跃鱼宁死不屈的精神，深深
印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对李
文华烈士的惋惜和敬意，让我
对成功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丑
恶行径而倍感自豪。

现在，李文华烈士英勇牺
牲已整整70周年。让人告慰
的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
之奋斗的共和国，在以习近
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强军富民全面奔小康。我与
战友、同志亲赴陵园缅怀先
烈，一是为了铭记历史不忘
初心；二是寄希望于后辈们
奋发有为，勇于担当，为全
面奔小康而奋斗，以告慰烈
士英灵。

——清明特稿

一夜风来天乍凉

上巳月一日，峰文（刊）
流光易逝，流年似水。2017
年的正月，年意尚未褪尽，我
正埋首于和静轩，突接洛老寄
自台北的一封信函，内附一
帧他新写的书法。掬而观之，
所书内容居然是本人上一年
秋日吟咏并奉寄予他的玉簪
秋一词。其时正逢长兄离世，
心中悲凉，有感而咏，略寄哀
思。殊不知，洛老展读之余，
专门书之惠我，令我欣喜莫名。
特录诗文及洛老点评如下：

玉簪秋 秋意

一夜风来天乍凉，竹影摇
窗，月华如霜。孤灯苦影掩群
芳，薄雾茫茫，虫寂星黯。

秋荷声咽水天长，屋角悲
蝉，一树桐黄。残宵酒醒待天
光，满庭秋色，谁与言欢。

怀念敬爱的洛老先生

秋深夜凉，披衣独坐，遥思
漫念，盼待天光。得句数行以
纪。

忠良作《玉簪秋》词，颇具
宋人风味，言真意切，情景交
融，一腔愁绪，满纸秋意，虽
自谦为无病呻吟之作，但余深
赏之。其实一部宋词又何尝
不多为无病之吟。

丁酉初春书于台北 洛夫

回想这几年，与洛夫老先
生的忘年之交，点滴心头，温
暖如春。他待我如子，我亦视
之如父。去年夏天，我去温哥
华，本以为与回温哥华小住的
洛老夫妇可以再度聚首言欢，
一解思念之苦。不曾想，等我
抵达，洛老夫妇已于稍早时候
匆匆回返台湾，错失了一次重
逢的机会。洛老虽年事已高，
但身体一向很好。此前每日
独自驾车前往泳池畅泳。除
了英文好，他也与时俱进，微
信等现代通信运用得十分熟
溜。以往我发给他微信，他都
有回复。偶尔也会发一些其他
内容给我。但自从去夏以来，
他的微信似乎基本处于静默
状态，这令我多少有些诧异兼
有小小的忧虑与不安。想要致
电，当年居然没有留下他台北
的电话。几度向朋友讨要也是
未果。直至今年春节，我再发
微信向洛老夫妇拜年致贺，并
让他把座机号码发我。这一次，
终于等来了回音。一打开却是
干妈洛太的语音留言。感谢和
新年祝福之余也把宅电报我。
欣喜之余，我立马将电话打了
过去，接电话的是干妈。她轻
声细语，言及他们都好，眼下
干爹正在边上休息，这每日的
午觉对他特别重要。我不忍叨
扰，赶紧放下电话，

每周一图 《土地的涡旋》
徐金星 摄